



李明法 绘

不属于文学的年代，你还会加入文学社吗？

□ 本报实习生 韩轩 本报记者 苏墨

文学青年喜欢怀旧。他们还在怀念上世纪的80年代：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是各省高考文科状元争相报考中文系的年代，是文学类社团遍布全国高校、热极一时的年代。文学社团曾经在高校“呼风唤雨”，“引领时代风气之先”……而如今，走下神坛的高校文学社团却显得力不从心——

眼下正值新学期伊始，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各大高校中的学生社团也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在社团招新时各显身手，吸纳新成员。不过，在“招兵买马”的“百团大战”中，文学类社团既不能“吹拉弹唱”为自己造声势，也不像职业规划类社团一样为社员提供实习或求职经验，更不如公益服务类社团和运动类社团能够广泛吸引大多数人的关注……

他们的招新摊位上往往摆着一摞书，或是经典文学作品，或是社员创作的文集，闲时无事时，负责招新的社员捧着一本书在手中，静静地读着，默默守护着校园纯文学的最后阵地。

“不景气”下的低调与小众

说到每年的招新，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前社长刘佳玮同学还是比较乐观，“每年大概能招到100人左右”，不过说到能坚持来参加活动的社员，他却有些无奈，“一般不到20人吧”。“我们文学社”是北京大学现存文学社团中人数最多的一个，也是2009年北京十大佳社之一。据刘佳玮介绍，“我们的招新情况与其他文学社团相比算是“比较好的”，只是能来参加活动的人数比较有限，能参与写作的也就“只有五六个”。

而北京大学的另一个由新诗爱好者建立起来的文学类社团“五四文学社”，则在近些年主动改变了他们的招新方式，“我们只是在网上挂出招新通知，不在三角地出摊位，也不会特意宣传”，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吴自华同学说，“这样一来，每年加入的人数比

较稳定，加入的新人也基本能留下来。每年有20到30个新人，不过活跃的只是几个位。”“五四文学社”是北京大学现存注册时间最早的学生社团，成立于1956年，上世纪80年代，从该社团走出过海子、西川、骆一禾、艾麦等一批诗人，一度风靡校园。不过现在，社员们开始有意识地维持“低调”的招新方法，和“小众”的运作模式，希望聚拢衷心热爱诗歌的人，并注意在活动中营造出热烈的讨论气氛。在文学类社团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保有社团活力的一个方法。

“这不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但依旧有属于文学的人”，厦门大学“鼓浪文学社”的人人小站主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也是他们招新日志中的一句宣传语。在具有文科优势的学校，文学类社团的招新与活动情况尚且如此，一些文科偏弱的理工科学校，情况自然可想而知。据了解，在近几年间，武汉科技大学的文学社在社团招新期间连续三天无一人报名，重庆某高校的两个文学社团打算“兼并重组”共谋出路，一些大学的文学社团已经“名存实亡”，其中的一些甚至无法逃脱被注销的命运，相比之下，娱乐性社团和功用类社团则异常火爆。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挺得住

文学既已“失落”，文学类社团所面临的困境就更加明显。当一批文学爱好者集结成社团，他们就必须面对社团的组织管理、社团建设以及与外界交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一般情况下，文学类社团都设有内

部发行的刊物，但印刷的经费、文章的来源便成为令人挠头的问题，文学类社团的成员们再一次感受到文学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碰撞。“经费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头疼也最现实的问题”，刘佳玮介绍，文学社的内部刊物每年出版一期，但由于经费的问题，“前两年一直没有出，直到今年5月才出了一期”。一般情况下，各大高校的校方不给学生社团下拨固定经费，文学社团只能靠社员入社时缴纳的微薄会费维持，若举办重大活动，一些文学社也会考虑向企业拉赞助，但能够拿到的赞助费用远少于实践性社团得到的赞助。

相比于经费问题，社员的写作热情可能是文学类社团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社员中热爱阅读的毕竟远多于乐于创作的，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有文学理想，能够坚持业余写作的人已是少数，愿意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们这一级已经很难得了，有五六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把这学期的写作会坚持下来了”，刘佳玮补充道，“文学社现在还留下来的这些人，都是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如果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很不切实际的一群人，我们真的可能是除了热情之外，什么都没有。不过只要我们几个人‘挺住’了，这就是‘我们文学社’最宝贵的回忆。”

说到文学社团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校园中坚持理想主义，是一种非常非常可贵的追求。文学类社团有呵护校园文化、呵护学生梦想的功能。今天学校里功用型的社团特别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连校园里都没有理想主义，没有想象性的写作，那整个民族、社会的前景都非常堪忧，或者说非常可悲。”

不一定局限于培养作家

在文学热潮已经逐渐消退的今天，人们也开始对作家的培养方式以及文学社的作用进行思考，“作家究竟是不是能够培养出来的”成为备受争论的话题，文学社的地位也在争论中一度受到质疑。

对于这个问题，吴晓东教授认为，“虽说作家好像是培养不出来的，但是从写作训练的意义上说，作家是可以训练的，现在学院派培养的作家也不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西南联大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是校园文学的两个高峰，也是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在这两个时期，学生文学社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至、穆旦、海子、西川、骆一禾等诗人的创作都与当时的校园环境 and 文学社团有密切的关系，“文学类社团为热爱文学的学生提供了交流的话题与空间，有利于促进创作热情，也为社员提供文学创作的园地。社团中的写作、彼此交流对社团成员构成一种期许，他们会认为自己有天赋，这种期许会对写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吴晓东教授补充道。

然而，时至今日，文学已不是社会的“主流”，文学社团需要正视变化，探索能够保持社团活力的新出路。其实，在当今的情况下，文学类社团不一定将眼光局限于“培养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写作在今天的意义已经被泛化，各类文案、报告、计划书、企划案的写作都被划入写作能力的一种。吴晓东教授仍然非常重视文学社团在现今社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学社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学社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传统作家的培养上，在今天，经典意义上的作家写作已经受到了冲击，我们可以从更宽泛的时代要求的角度理解写作，各个部门、各个岗位上要求的文案写作，也是写作能力的体现，决不能忽视文学类社团的重要作用。”

给部分汉字的“转正”喝声彩

□ 邓崎凡

今后，姓名中含有类似“詁”、“望”等生僻字的人不用再面临类似此类汉字在登机牌上以“?”代替的尴尬了。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研制了10年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此次字表的制定，收集了18个省市的户籍调查资料，部分人喜欢的人名用字及其他一些异体字、生僻字在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转正”，跻身“规范汉字”之列。

然而越精确越好。但是，历经秦朝的“书同文”及近代轰轰烈烈的汉字规范运动，汉字并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形意对应。究其原因，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其传情达意背后蕴藏着汉民族文化心理。破落的孔乙己炫耀茴香豆的四种写法，与现代人翻经阅读给孩子起名时嵌入一个或古色古香或诗情画意的汉字，都体现出汉字背后的这种文化心理，尽管此二者又有不同。

当一代人的名字从“卫东”、“建平”开始集体转向，各类异体字、生僻字便迎来第二春。而当一个湮没个性和缺少选择的社会转向一个价值多元及选择多样的社会时，墨守成规只会让现实置法律法规于尴尬之境，语言文字领域亦复如此。

所以，此次异体、生僻字的“转正”值得喝一声彩。长期以来，我们在怎样对待汉字的问题上曾争论不休。我以为，从曾经试图推行汉字之拉丁化而不得到汉字简化过头的“拨乱反正”证明，虽然汉字本质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但忽视其背后之文化含义，简单以工具视之，不符合汉字实际。对于汉字使用领域中的一些新现象，应该以开阔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看待、对待。

据报道此次《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分别为3500个、3000个和1605个。汉字究竟有多少个，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共收录9353字；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

53525个；清代《康熙字典》有47000多字；现代有机构统计，汉字有近10万个。从这些数据看来，《通用规范汉字表》的8105个汉字，削去汉字自然生长的可能，仍有扩大增加的空间。这个字表既然号称“规范”，当然应该在制成之后成为社会各领域工作用字之依据，但制定者们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不断出现的用字现象，及时采纳补充，譬如，生活中已经大热的高频字“囧”未收录其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毕竟，规范不规范，最终还是要看这个字是否约定俗成。



莫言亮相图博会 不语亦是聚焦点

本报讯(记者 苏墨)8月28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存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等集体亮相北京图博会“中国作家馆”，为全面推介山东文学和山东作家作品摇旗呐喊。会上，最具人气的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山东籍作家莫言。他虽未发言，依旧是场内场外的焦点。一亮相便被媒体、读者“围追堵截”，签名合影忙得不可开交，一贯谦和的他“来者不拒”，一一满足大家的请求，并不时与到场嘉宾交流互动。

重点地将目光投向能够代表中国文学创作特色的某一地域或某一群体，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不同地域的作家群体及特有的文化特征。山东是中国的文学大省，也是文学强省，中国很多当代著名作家都是山东籍的，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年莫言和张炜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炜代表山东作家致辞。他说，齐鲁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出现过一大批经典作家和作品，1949年建国以来，山东作家以整体性和独特性引起全国文坛的注目，今天在齐鲁文学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走向一片开拓的新天地。山东作家参与此次活动，能够更加开放和更加多元地吸收空气、吸纳和总结弘扬和继承，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再次审视自身，探讨更深入和更广泛的问题。



读图时代来临，有人为之忧心忡忡，愤而慨之。开中国读图时代先河之一的《老照片》杂志至今十多年不衰，不禁让人深思。当面对“图”，我们以轻松的视觉进入比山还厚的人类文明与历史，从个别的细节上生发，去自由想像，接着独立思考，其结果自然是个性化的，不是别人的，也不是已有的，不再千人一面，这不是进步么？冯克力先生在他编辑《老照片》第16个年头的今年，推出编辑札记《当历史可以观看》，以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发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暨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式，8月27日在京举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作为一项国家扶持和鼓励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是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特别设立的国家级奖项，旨在表彰在介绍、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迄今，该奖项共奖励了包括美国、法国和德国等19个国家在内的39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本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共评选出6位获奖者，分别是埃及翻译家穆赫森·赛义德·法尔加尼、阿根廷作家马蒙恩、印度尼西亚

出版家杨兆骧、意大利翻译家兰乔弟、瑞典翻译家陈安娜，以及美国作家傅高义。与会领导表示，六位获奖专家长期从事中国优秀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重视通过书籍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希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本届图博会共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参展。(云外)

张炜英文版作品于图博会首发

本报讯 8月28日，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展开幕。活动首日，张炜散文随笔年编、长篇小说年编、短篇小说年编及两本英文版图书在图博会现场正式首发。山东作协主席张炜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在这迄今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其发表的近1400万字的作品，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300多部，获奖60余次。张炜的小说《你在高原》被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盛赞，在发布会现场他坦言：“张炜作为一个严肃作家，他的文学追求、文学思想，比一般作家更深刻。我期待着山东还能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就看张炜了。”

读图时代的独立思维

□ 黄豆米

7万字诠释近百幅珍贵的中国老照片。这本书淡色封面上大大的照片搭配着小小的书名，由于开本小，拿在手上只是本小书，在书店的书架上毫不起眼，面市也是静悄悄的，可它却在出版一个月后热销加印。这本书是一个编辑在讲自己多年中征集、编辑老照片所亲历亲闻的故事，对老照片的解读并不是怀旧怀旧的抒情抚慰，而是探讨照片在历史叙述中的特有价值。是什么让这样一本严肃的小书不胫而走？以我体会，与其说是书中那些“不宜发表”、“曾入敌档”、“让历史成见尴尬”等等令人好奇的老照片，不如说是作者对照片令人深思、振聋发聩的解读。如果没有精彩透彻准确的解读，文字不具有古代史家风范的朴素之美，书中一幅幅照片，对于不是专业人士的普通读者来说，珍贵不起来。作者长期研究老照片得出一个观点：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即“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

可以观看的”。与文字叙述不同，照片定格是直观而全息的，一幅照片虽然只是整个机体上的一个切片，但上面所承载的信息却是整体的缩影，岁月流逝的范围会随知识增加而不断扩大。对历史看得足够远，便会觉得足够巨大，就是一种显影剂，会把老照片上的全息一点点显现出来，颠覆拍摄者有取舍的初衷，甚至与原来的意愿风马牛不相及。杂志《老照片》上的照片大多是家庭合影，文章是作者讲述自家老照片背后的家事，那些一家家经历社会风雨与亲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老照片》上构成了一部中国前所未有的百姓自己讲述的家史。作者对这个庞大的百姓家史进行梳理，在令人毫不在意的一什一物上，读出了百姓小故事背景上的时代大故事，得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在1920年到1966年拍摄的几个普通的农民、乡绅、城市知识分子等等的家庭合影上，见出了一个民

张炜将自己的作品按“年编”分为三个系列，分别为：张炜散文随笔年编、张炜中短篇小说和张炜长篇小说年编。张炜长篇小说年编共19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囊括张炜的全部长篇小说。首发的两本英文版书是由加拿大皇家科林斯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的《Mr. Zhang Wei, One of The Greatest Chinese Authors》(张炜，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和《The Best Collection of Mr.Zhang Wei's Short Stories》(张炜短篇小说精选)。为了让西方读者在集中和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张炜及其作品，后者收录了张炜的8篇精华短篇小说。(韩轩)



父母需要长大 读史亦有智慧

□ 唐冉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孩子来到世界的第一天开始，就意味着父母要与孩子一起成长，既要懂得感受孩子的快乐，也要懂得体会孩子的种种烦恼。但是，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如果父母不知道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无疑意味着培养孩子将成为一道横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在孙敏的《父母需要长大》这本书中，作者从自身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出发，抓住教育的根源问题，给无数家庭开出了教育的“良方”。本书贯穿着东西方社会、经济、历史等学科的内容，观念独特，语言犀利，但又不失真诚和坦率，书中提出的教育问题值得每个家庭重视。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言：“读史使人明智。”叶明盛在《读史有智慧》这本书中，为读者掀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作者并没有简单概括浩瀚的历史事件，而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通过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处世等细节进行分析，带领读者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背后隐藏着的人生大智慧中。从鲍叔牙上可以看到“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从齐桓公与管仲的合作可以看出君子尊贵去佞的重要性……历史就在这一一个一个小故事中变得异常生动。可见，历史并不是枯燥的，相反，在历史的得失之间、进退背后，后人自能从中获得不竭的精神力量。

继小说《追风筝的人》之后，美国超级畅销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群山回响》问世。故事发生在1952年的阿富汗的一个家庭，讲述了这个家庭的几代人在贫穷和战争的夹击下60年的悲欢离合历程。期间，他们相爱，也被伤害；他们相互背叛，也彼此牺牲。作为阿富汗的移民，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曾言：“我意识到自己的书对一些人来说是了解阿富汗的一扇窗，我希望自己能尽责。但我也想与‘我是阿富汗的代表或者代言人’这种观念保持距离。”这个关于亲情和流亡的传奇故事，在百转千回之间，将阿富汗民众的灵魂展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其崛起背后有什么秘密呢？20世纪4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美国读书和考察；上世纪80年代，他又重访美国。在《美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中，他将这十年的笔记和观感集结了起来。本书由《美国人的性格》、《初访美国》、《访美掠影》三部分组成，作者不仅对比了包括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内的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也对比了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美欧人的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作者的笔下，美国人是独立、乐观、敢于冒险、贪婪冒进的，正是这种性格推动着美国走向了繁荣富强。读者从美国人的影子中，也可思考东方文明的重建等问题。

在瓦尔登湖里蛰居

□ 孙丽丽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只有一种东西属于自己，那就是生命。尘世的纷扰与喧嚣让我厌倦，于是在精神上寻找一种家园，而梭罗的《瓦尔登湖》是那么贴近心灵，荡涤得心境如一泓秋水，澄澈见底。一个周末午后散漫的阳光下，当我捧起梭罗的《瓦尔登湖》，静谧祥和之气自心底缓缓升起，心似风中的莲花一点点绽放，我虽没到过瓦尔登湖边，但《瓦尔登湖》让我感觉生活就像一滴水一样简单。

我们不能刻意效仿梭罗，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带着一把斧子走进森林。关键是我们的生活心态，与书相伴的岁月让我如此丰厚快乐，于是我选择在花样年华，过一种蛰居式的读书生活，始终把读书作为一种信仰，一种灵魂的救赎。不为逃避，而是歌脚，以更好的方式去生存。世上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我想人应过一种风轻云淡的日子，与生活一味地介入，容易麻木。物质的追逐，强作欢颜，让身体与精神在伪装中倍受磨难，喜欢风软如沙的日子，穿着长长布裙在林中小径上漫步；喜欢小城的散淡与宁静，夜晚站在阳台上欣赏月色下的麦田，喜欢清晨刚上市的带着清露水的青菜、瓜果，感觉生活如此清灵丰盈……是瓦尔登湖洗亮了我的眼睛，求得一种简单真实的生活本质，所有荣光就像一件时尚

的衣裳，都是外在的，而真正的快乐来自心灵的宁静。《瓦尔登湖》是片圣地，清冽的湖水将心境荡涤，它让人沉静，悄悄触及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朴素淡泊，如微风徐徐吹过的瓦尔登湖面，澄澈的湖水在心中泛着细碎涟漪，葱郁的松树、枫树倒影在湖中，自然的清香从字里行间淡淡地飘来，微熏着你的灵魂。从没有一本书，让人这样心静、舒展……喜欢像梭罗那样简单地生活在当下，文字是心境下的流淌，自然平静深邃，他内心深处安静、美丽、孤寂，眼神是冷峻而忧郁的，直达人的心灵。梭罗在失去了情人后说，不必给我爱，曾经一受伤害的心，在晴空清风下晾晒，而瓦尔登湖的明净，常常让他忽视了伤口，喜欢风景的人，内心肯定有某种纯净的东西，他执著地走在瓦尔登澄明的月光下，以孤独医疗孤独，抵达崇高的孤独之美，平静简单但不苍白。梭罗是神圣的，美丽的《瓦尔登湖》永驻在我们心间。

